

林文月◎著

# 京都一年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 京都一年



林文月 著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由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授权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在中国境内(台湾、香港、澳门地区除外)独家出版。

版权所有,未经著作权所有人书面授权,禁止对本书之任何部分以电子、机械、影印、录音或其他方式复制或转载。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京都一年/林文月著.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2006.12

ISBN 7-109-02531-0

—北京—游记 作品集 中国 当代

I267.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064220号



责任编辑 吴 莘

装帧设计 罗 洪

图文制作 北京京鲁创业科贸有限公司 (88514205)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

邮 编 100010

图 字 01-2005-3679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盛通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6年12月北京第1版  
2006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889毫米×1194毫米 1/32 印张 7

字 数 100千字 图片50幅

印 数 00,001-10,000册

定 价 22.00元

# 深秋再访京都

林文月

——《京都一年》代序

从二楼明亮的落地玻璃窗望出去，北白川通的街道看来有些阴寒，有些苍凉。

十一月底，不知该称为深秋还是初冬？这么寒冷。街上往来行走的男女都竖起衣领，或者谨慎地用一只手按住大衣的下摆，以防被迎面吹袭的冷风扬起。大概还是称做深秋妥当些。街道上成排的枫树枝梢尚有残余的红叶颤抖着，而吹向两旁沟渠低洼处的银杏落叶，间歇地在水泥地上刮起黄色的枯索的声音。日本人称这种秋冬之际把树木吹枯的冷风为“木枯”（音 kogarashi），确乎有道理，而且饶富诗意。许多年以前，独居京都东北区的北白川通一隅时，曾见到街头张贴的法国电影海报，沉暗的色调中有一对不甚年轻的男女，片名译为“木枯の吹く街”。犹记乍见这片名时，心口无端涌起凄迷欲泪的感觉，为那片名所吸引，一个人去欣赏了那个法国电影。而今，电影的细节已忘记，法文的片名也不怎么清楚，就是忘

不了日译的凄美文字；每一念及这名字时，也总不免于当初那种无端欲泪的感觉。

枯叶落地，碰触石板路的声音，其实在更久之前的记忆里已有印象。大约只有七八岁的年纪吧，那时每天上下学必经的上海虹口公园北四川路一带，人行道外侧壮观的巨大法国梧桐树，在秋冬交替的时节，也总有风吹叶凋。大片成堆的梧桐枯叶，随风刮过地面，沙沙作响。“沙沙”，这样的状声词，其实是后来读了许多中国文学作品后才习得的；未必与童年时期听见落叶声的感觉完全吻合。当时稚嫩的心灵究竟是怎么接受那种音声的呢？已不复记得；但时隔多年，沙沙作响的枯叶拂地之声，在我懵懂的年纪里初次留下迹近怅惘的感觉，倒是始终不能忘怀。

从二楼咖啡座的这个角度望出去，这一带的建筑物，与二十多年前相比，仿佛未变，却又似乎有些变化。

记忆里的干洗店仍在原处，西药房毗邻而居，也依旧是在同址，至于其余的小书店、钟表店、杂货店和男装店等等，也都依序一一还是往日的排列方式。当年便是从银阁寺道步行数十步到北白川通，然后走过这些熟悉的各种店铺，到了信号灯下暂停，横过斑马线，再穿进东小仓町，便到达古老的京大人文学研究所图书馆。

到底是什么地方改变了，致令我有一些异样的感觉呢？我搅动着杯中温热的咖啡，试图解释这异样感觉的原因。

无云而干寒的蓝天在我视觉所及的上方。从二楼的咖啡馆俯视，对面街上那些底层的店铺排列如故，但显然的，所有建筑物似乎都较往日加高些。我终于明白，方才走过时依稀如故的许多店面，其实大部分都改建过了。那些原本是平房或老式二层楼的洋

房，如今都已经被三层楼，甚至六七层楼的坚固新式建筑物所取代了。若非坐在这对街的楼上，仅凭辨认老店铺是不容易察觉京都的变化和发展的。

实则，我靠窗而坐的这家咖啡馆，二十多年前岂不也只是北白川通与东小仓町转角处的一家平房小咖啡馆吗？犹记得第一次走进这精选咖啡豆和讲究调理方法的小店，是人文科学研究所的敦煌学专家花枝教授引领而来。推开以世界各地的咖啡豆镶嵌在双层玻璃的大门，浓郁的咖啡味扑鼻，也混杂了一些座中客人的纸烟味；而客人则多为京大的教授及学生，盖以地理之故。他们在那温暖而略带狭窄的咖啡馆内，往往继续课堂或研究室内的话题与谈论。

二十余年的时光流逝。当日的小咖啡馆竟变成了七层楼有电梯的现代化建筑物。底层专卖各种品牌的咖啡豆及磨豆煮咖啡等相关用具。二楼之上更有数层楼，也不知做何用途？至于我所坐的这二层楼，大概便是以前那个众人拥挤烟雾腾腾的咖啡室吧。而今宽敞明亮整齐，甚至有些高雅，但似乎缺少了些什么。缺少的或者也包括了昔时那些衣着不讲究，喜爱严肃地高谈阔论的一群吧。往日的学生们，或者已经成了学有专长的教授，或者收敛了年少意气风发而改走他途；至于那些教授和学者们呢？

没有人告知花枝教授的消息。当年答允做我名义上指导教授的平冈武夫先生已于去岁作古。他晚年逐渐丧失记忆，在安养院度过若干年。去世后，竟连“人文”的后辈学者都不知道遗骸埋藏何处。我此次再来京都，最大的心愿是赶赴墓地或寺院献上一束鲜花聊表心意的，也由于叩寻无门而终未得偿心愿。

稍前去访“人文”，经过平冈教授的住宅。从细格子门的缝隙间

望入，曲折的石板小径通往玄关木扉，松树与细碎的枫叶依旧苍劲红雅，而门旁的石灯笼也看不出变化，格子门上方白灯上，犹见墨痕斑驳的“平冈”两个字；但二楼的玻璃窗有白帷深垂。那个阳光照射的书房，曾经是我造访请益讨论学问的地方。屋主人不在了，满室书籍也不知如何安顿？热泪不禁沿着冰凉的双颊流下。我深深一鞠躬。平冈先生，无论您在何方，请接受这虔诚一拜。

从平冈教授的故宅继续前行右转，约莫数分钟路程，便到人文科学研究所图书馆。黑色瓦顶，淡黄墙壁的二楼旧洋房，庄严苍老如往昔，连庭中草树以及石阶上的苔痕都似乎像时光停止一般丝毫未变。大门前有一告示牌，用日文书写：“闲人免进”一类字样。二十多年前，我曾是这里的外籍研修员，日日进出此地，当非闲人，遂未加思索地登阶入内。

即使在晴朗的秋日午后，那大厅也还是晦暗如故。践踏日久而看不出图案的地毡，其上一组分辨不出原来色泽的灰沉沉大型沙发椅，四周玻璃柜内的出土古器物、壁上两幅古典的油画，二十余年来维持着不变的样貌与组合。没有生命的物体虽也有新旧之分，但陈旧到了某一种限度，似乎也就停留在那个陈旧的地步了；与物相比，人的生命何其脆弱！

我悄悄地行走在四合院式馆内的走廊，一一检视各个研究室的大门上悬挂着的名字。全部都换了新的主人，认出其中几位是当时室主的助教。原来在室内皓首穷经的学者，或已亡故，或已退休，然而学术的薪传幸赖后起之辈的承袭。每一间研究室内，谅必是书籍和资料堆积杂陈，大概还增添一些电脑等的新装备吧。走过日影斜照的陈旧回廊，我的心情反倒有一种欣喜的感动了。

走回到晦暗的大厅，拾级而上。楼上的阅览室内，桌椅的摆设略有别于过去，较诸往时有些拥挤，显然是来此参阅的人更多的缘故。“人文”的建筑物虽古旧，甚至有些落伍，它在世界汉学研究领域内的地位却历久不衰。每年自日本各地及全球各国申请来此短期或长期研究的学者颇不少。

阅览室和书库的管理员，当然不再是以前那位中年温文儒雅而热心的森先生。从窗口看出去，有两位中年女性。一个高些，留短发；一个矮胖，戴着眼镜。我向戴眼镜的女管理员出示名片，并且说明来意。她仔细地阅读名片上面的每一个字，忽然眯起眼笑说：“啊，我记得您。这三个字好美哟。那时候，我还很年轻，坐在那边。”她指着室内的一个小角落。

是的，那个时候，大家确实都还年轻啊。

我随便浏览了层层堆积却排列有序的书库。暖气似乎无法完全传送到库房内。阴寒，而且有一种属于旧书的气味。什么人躲在书堆中的另一隅，连续打了几个喷嚏。我旋即出库，向那位记得我名字的女士道谢辞别。临走时，她礼貌地一再鞠躬，并道：“欢迎您随时再来。”

深秋的午后，气温转变得很快，薄呢外套有些不耐寒风。我在街角的公共电话亭打了一通电话给秋道太太，相约在这家新改建过的咖啡馆见面。

二十余年前，和秋道太太认识，又别离。这许多年以来，只要有机会到日本、到京都，我们总设法忙里偷空相会。她总是用绵绵温婉的京都腔调诉说一些自己的近况，以及许多相关的人事变化给我听。



我且坐在这一大片明亮的落地窗前啜饮着香浓的咖啡等待，并且眺望着满街飞舞的红叶、黄叶和往来匆匆的行人。说不定，下一刻就会看见秋道太太从对街走过来。

不知道这次她坐在桌子的对面，会同我娓娓叙述别后的一些什么呢？

一九九五年 岁暮

# 自序

林文月

前年秋天，我经“国家科学会”遴选赴日研读比较文学。我的环境一向单纯，生活也始终顺遂，事事依赖惯了别人，所以当我决定要飞渡重洋到异国过一年单身的生活，心里委实有些不安，更如何舍得抛下年幼的一双儿女？若不是外子鼓励：“去吧，这是磨炼你的好机会！”我也许会临时放弃的。

在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附近觅妥一间日式小房间后，便开始过有生以来第一次的孤独生活。起初，终日凄凄惶惶，不知所措。白天到图书馆埋首书城，尚好打发时间，可是，傍晚时分回到六席的斗室里，心中常有千万缕乡愁升起，难以抑制。那二楼的房间面临着“流水石桥”，秋寒之夜，隔着窗听潺潺的流水声，真是说不出的寂寞难堪。异国的黑夜那样漫长，我把自己锁在房里，面颊上的泪痕总是冰凉凉的。为了消磨独处的无聊，我取出稿纸，弄笔自娱。果然，当人的精神专注于某一事时，时间就好过多了。我把一

分一秒填进了方格子里，于是不再去细听窗外的风声水声，也忘了寂寞无聊。常常写完一个段落停笔时，已过午夜了。

我写些什么呢？庆幸自己选择了京都这个罗曼蒂克的古城，她四季有那样多的风貌，终年有那样丰盛的节目。我不会摄影，只能将眼睛所看见的，心中所感受的，收入笔底。我走出房间去捕捉京都的美好，却发现她像一个风情万种的少妇，接触越多，越体会到她的可爱，使人深深迷恋！

我逐一寻访京都和近郊的亭台楼阁、古刹名园，趁记忆未褪，把心中的印象记述下来；我也好奇地把握京都的节令行事，将那些异国情调所带来的感动忠实地保留在字句里。开始时，我把这些耳闻目睹的事情写下，在《纯文学》杂志发表，只是为打发那一段独处的时间；但是连续刊登了几期以后，写这种游记杂文竟好像成为我在京都的一部分重要工作，也成为我四处出游寻找题材的一个推动力，而每月能定期地在信箱里拿到从台湾寄来的那一本杂志，也实在给我莫大的安慰，治愈了我的思乡病！有几回，因为赶写论文较忙，几乎中途辍止，但是主编林海音女士一再来函催促鼓励，而我自己似乎也本着一股“体育精神”，愿意贯彻始终，所以生活、工作无论如何繁忙，也总是每期按时寄回稿件。去年四五月时我最忙，一方面要准备在神户举行的“东方学会”讲演，另一方面又得接待许多去大阪参观万国展览会的亲友。记得有一篇稿子的结尾部分是在由京都赴东京的新干线电车内写成的。

我住在京都的时间其实只有十个半月，但是到京都时正值秋末，而离开时则在残夏，京都的四季变化和节令行事，算是都经历过了。这本书里的文章大部分正是我在京都这十个半月中所写的，

《京都的古书铺》前半是在京都写，后半是回来后完成；最后两篇则是返台后觉得意犹未尽而补写的，也都与京都有关。文章的编排仍依一年多来在《纯文学》发表的先后顺序，所以我把这本书取名为《京都一年》。一年来，我所看到的京都风物当然不止于这些，例如我写《歌舞伎观赏记》，而观“能”、“文乐”和“狂言”时所感受的也并不下于“歌舞伎”；我写《桂离宫与修学院离宫》，京都还有更多寺院庭园值得纪念；我写《京都三女性》，在京都认识的女性又何止于她们三位呢！这些，也许留待以后再写吧。回想刚到京都时，孤零零没有一个熟人。有一次乘电车下错车站，迷失了方向，在万家灯火的街头徘徊，当时心中无限凄凉，恨不能插翅飞返；但是一年来，京都典雅的气氛和优美的风光深深吸引了我，而我又结识了一些新朋友，他们的友谊真挚可贵。这一切，都使我对京都不能忘怀。我原想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去磨炼自己，使自己变得坚韧起来，却没有料到在“京都一年”，掬回来丰富而美丽的回忆和友情，使我更肯定人生是美好的。

一九七一年元月二十八日记于台北寓所

# 目 录

- 3 深秋再访京都 —— 《京都一年》代序
- 9 自序
  
- 1 奈良正仓院展参观记
- 15 京都茶会记
- 27 岁末京都歌舞伎观赏记
- 38 访桂离宫及修学院离宫
- 62 京都的庭园
- 79 空海·东寺·市集
- 91 樱花时节观都舞
- 106 神户东方学会杂记
- 117 鉴真与唐招提寺
- 130 祇园祭
- 147 京都的古书铺
- 157 吃在京都
- 178 我所认识的三位京都女性
- 195 京都“汤屋”趣谈
- 203 “京都一年”以后

# 奈良正仓院展 参观记

在十一月初旬一个干燥而晴朗的日子里，我陪同平冈教授的夫人，赴奈良参观当地国立博物馆所举行的一年一度的“正仓院展”。这是相当辛苦，但是精神上却极丰富而愉快的一次旅行。

这一天上午九点半，我们从北白川的京大人文学研究所出发，由于天气晴朗，又逢假日，街上游人特多。那辆比台北市的公共汽车短三分之一的京都市营巴士，沿站容纳不少的候车客，把车身胀得鼓鼓的（至少给我的感觉是如此），到达终点的京都火车站时已是十点钟了。平冈教授一再吩咐不要在奈良吃馆子，上观光区的当，所以我和平冈夫人先去买“寿司便当”<sup>①</sup>，再去买车票。火车站里里外外都是人，日本人是出名好游山玩水的，他们不会放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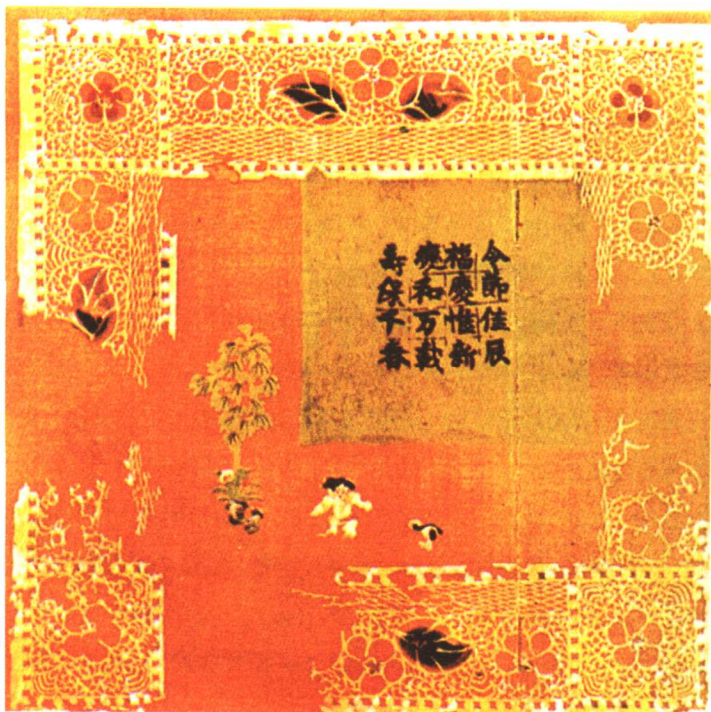
---

① 寿司是一种冷饭加佐料和醋，外包以紫菜的日本食物，用薄木片制盒装，便于携带，叫做“寿司便当”。

任何一个假期，何况这一天是星期日，而次日又是文化之日，连着两天的假日，天气又出奇地爽快。我杂在一大堆游客里，无形中也感染了一份兴奋；兴奋的是刚到京都不久就能有这么好的机会去参观“正仓院展”，这是我在国内时便早已闻知而心向往之的日本古代文物展览。

好不容易挤上了火车，但是却早已没有座位，好在那一班是特快列车，沿途只停一站，从京都到奈良只需三十六分钟。我自己站着倒不要紧，让年纪大的平冈夫人也站着，实在于心不忍，不过坐在眼前的一位男士并无意让位给老太太，我也就只好接过水壶和寿司便当，尽量让她减轻负担了。平冈夫人半辈子为相夫教子辛劳，如今儿女都已成长，各奔前程，生活顿形轻松，所以颇有意安享老年，各处游玩，以弥补青春时所失去的游赏机会。她是一位典型的日本妇女，身材瘦小，谦虚而不失大方，那双深陷的眼睛和因多年操劳而变得粗糙的双手给人一种和蔼可亲的感觉。

到达奈良时，已是晌午时分，我本有意先吃了便当再去参观展览，一方面可以消除疲劳，另一方面又可以减轻手提包的重量，可是平冈夫人说趁中午人多午餐时去看比较不挤，老太太不觉辛苦，比她年轻的我岂能叫累？我们有平冈教授的招待券，所以这次不必再排队买票，可以从容进去了。这所奈良国立博物馆的外观稍逊于台北新公园里的博物馆，里面的色调也是暗淡的，但这第二十二届的“正仓院展”却使得这所平凡无奇的建筑物突然活泼起来。虽然是正午，博物馆内的人还是不少，又因为展览的编排是左右互参的，所以看完一件，就得挤出人群，再钻进另一堆人群，真是不胜其烦。后来我们索性放弃依照目录的顺序参观，看完一排，再到对



正仓院展中的“人胜残欠”

面去看另一排，这样可以节省时间，也无需浪费精力。最前面所展览的是佛教念珠类，有水晶玉、杂色琉璃、琥珀等数种。虽然比起我们外双溪故宫博物院展的古玉，不见得更具有历史价值，但是我们的古玉是出土之宝，而这些念珠则是一千二百年来相传而刻意保存下来的古物，这一点正是日本人所引以为荣和骄傲的。我们有优美的文字，赖以保存古代诗文，可惜在古器物的保留方面却远逊日本人。往年，这“正仓展”多依类别展出，例如专门展出镜子、剪刀、衣服，或乐器、经文等；很幸运地，今年是多年来破例的综



合性展出。虽然因为名目较多，而同类所能看到的件数减少，但是对我而言，能在一次参观中看见全貌之一斑，未尝不是一大快事。馆内严禁照相，仅凭一本目录是不够了解的，我只有尽量挤到玻璃窗前，睁大眼睛，像一个饿人似地饱览一番。

正仓院是日本皇室所有的一种特殊宝库，相传约在天平胜宝三年（公元七五一年，相当于我国唐代天宝十年）即已有之。它与东大寺在历史上有极密切的关系。现今所藏古物，主要部分多系圣武天皇御物，当天平胜宝四年，东大寺大佛（即有名的奈良大佛）举行开眼供养大法会时，上自圣武天皇、光明皇后，下迄百官庶民，无不参与盛会。四年之后，圣武升遐，是岁六月二十二日为帝之七七忌辰，光明皇后即以“先帝玩弄之珍，内司供拟之物”<sup>①</sup>供献佛前，借祈冥福。其后尚有献纳，亦皆珍藏仓内。往昔正仓院所藏宝物并不对外公开，直到明治四十三年（公元一九一〇年）起，每岁曝晾之际，始许有资格者入内观览。至于售票展览，则始于昭和二十三年。

馆内前半部所展出的物品，除上述念珠外，还有念珠箱、剪刀、药壶、药碗（甚至还有乌药之属若干条）等器具，形状古拙，形体却多完好无损。接着是三数件小巧精致的装饰物，有犀角制鱼形腰饰，有木刻而涂以彩色的水鸟形饰物等，在纯白的绢上玲珑浮突，皆栩栩如生，使人珍爱，不忍移目。最使我感兴趣的是“人胜残欠”及“桑木木画棋局”。前者为一张长33.2公分、宽33公分的罗。底呈橘红色，四周缀以白线条花纹，犹今之镂空丝花边，中央有一棵

---

<sup>①</sup> 二语见光明皇后御制“为太上天皇舍国家珍宝等入东大寺原文”。